

太阳岛

副刊

2024年8月1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李溪
编 辑:韩冰
版 式:李贺冉

金剑啸的牵牛花

□杨力

牵牛花的英文名为 morning glory, 意为“早晨的荣光”, 也有称它为“朝颜”。它带着夜与昼交替的神秘, 晨光中花开的一刻, 可比千年松。

——题记

当死亡来临时, 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 乞求、退缩抑或是从容引颈, 而人们常说的视死如归又是怎样一种境界呢?

8月的一个早晨, 牵牛花盛开的时节, 我来到哈尔滨清滨公园, 仰视金剑啸的半身塑像, 我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据说金剑啸烈士就义的刑场开满了牵牛花。我也曾想把牵牛花带来, 缠绕在塑像基座的四周, 或者, 哪怕是带来一些种子呢, 撒满这个公园。牵牛花的种子是不死的, 金剑啸说过, “只要下种, 就会长苗”。冬去春来, 一串串粉、赤、蓝、白、紫的牵牛花就会把这里变成牵牛花的海洋。来到这里的人们, 就会在这些牵牛花中追忆先烈, 因而更热爱和平土地上安宁的生活。

相信牵牛花一定会牵引着金剑啸回望家乡的路径, 看到家乡、妻女以及萧红、萧军等昔日的战友, 追忆他们同在哈尔滨的浴血岁月, 在爬满牵牛花的牵牛坊, 在家乡的土地上。

最早知道金剑啸还是在“两萧”的文字里, 尤其是阅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 在《广告副手》《牵牛房》等文中都留下了金剑啸的影子,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初期, 金剑啸贯穿在“两萧”的文字和生活中, 给他们以力量和支持, 给他们以呵护和关怀。

当金剑啸被害的消息传到上海, 悲怆的萧红写下纪念他的《一粒土泥》, “将来世界的土地上开满了花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全要记起, 亡友剑啸, 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

我相信, 在这土泥中开放的花一定会有牵牛花, 这种子一定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 是金剑啸来到的牵牛坊缠绕绽放在新城大街那座俄罗斯平房墙壁上开过的牵牛花的种子。

1936年8月15日, 齐齐哈尔监狱。

天色微明, 金剑啸早早起床。他似乎预感到大限降临, 和狱友们轻声交流, 鼓励他们要继续战斗, 不要向敌人低头。

他用指甲在牢房的墙壁上, 一笔一笔深情地画着画着, 狱友们看到墙壁上一朵朵绽放的牵牛花枝叶繁茂, 花朵盛开, 而那些花都向墙壁的高处伸展、挺进……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坚韧的花。狱友

们不知道, 眼前这位坚贞不屈的抗日志士不仅是个画家, 能画素描、国画、油画、水粉, 还会木刻; 他还是个作家和诗人, 能写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论文; 他还是个戏剧家, 能写剧本, 当过导演和演员; 他还懂得音乐, 能作曲、会演奏。但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是中共党员。

而此刻, 他挥笔画下的牵牛花, 枝蔓以它的坚韧和执着, 每日晨起直击向上, 它就是冲破一切束缚, 冲破一切羁绊, 就是反抗, 就是斗争, 就是要在黎明到来时, 绽放。

“你们这些汉奸走狗, 我犯了什么罪, 叫我死? 你们投卖国, 才是罪大恶极! 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审判你们的!”当牢房门被打开, 敌人叫他出来上路时, 他厉声斥问。

他最后看了看墙壁上自己亲手画下的牵牛花, 挥手告别狱友。狱友们看到的是他义无反顾的神情、高高昂起的头颅和镣铐下坚定的步伐。

北门白塔附近的的大地上, 一片片粉色的牵牛花枝缠叶绕正竞相绽放着。它们的种子是在寒地里孕育, 从初春干裂的大地上艰难地破土, 它们发芽、伸展, 它们生长、缠绕, 始终紧挨着大地。

8月, 是它们生命最旺盛的时节, 它们怒放、炫彩, 它们要举办一场盛大的花事, 要迎接一位尊贵的君王。

他, 走下囚车, 蔽褛的衬衫上血迹斑斑; 他, 缓步走到敌人准备裹尸用的芦席上, 而这普普通通的芦席因为要承载一位尊贵的君王仿佛成了这盛大花事的圣殿。

当看守给他送来几个馒头和一碗酒, 叫他吃“送死饭”时, 他打掉了馒头, 又把酒碗抛到敌人的脸上。

他凝视着大地上盛开的牵牛花, 一朵一朵一片一片, 它们相拥相护。

“何必遭这么大的罪呢, 年轻人, 看你是个人才, 只要你招供, 立即放了你。”就在他被带出牢门, 曾经审讯他的特高课长官还在假惺惺地和他一遍遍说这些一遍遍说过的话。

曾经这样对不止这个特高课长官, 这样的话, 从哈尔滨的监狱说到齐齐哈尔的监狱。

他笑了, 这是蔑视的, 笑声如剑如啸。

——我们是铁铸的,
又用铜汁灌在一起。
决不回顾
只有前进!

望着大地上的牵牛花, 他大声地吟诵着, 而那些在大地上开放的牵牛花张开的喇叭, 在江风的鼓励下一起和着他抑扬顿挫的朗诵。这是他写给在白山黑水间和日本鬼子奋勇战斗的抗联战士的诗——《兴安岭的风雪》,

此刻正可以来激励自己。

他是个异常英俊潇洒的青年, 墨黑浓密的长发, 薄削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很大的近视眼镜, 但那镜片后面的两只大而圆的眼睛闪烁着无畏的光。

弃医从文, 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 他走的是和鲁迅先生一样的路, 口诛笔伐, 唤醒民族不惜以身许国。

他曾担任导演, 演出了自己创作的描写中国海员和日本“海风号”轮船进行英勇斗争的话剧《海风》; 他非常喜爱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笔名“巴来”, 选取“暴”“来”两个字的谐音用的就是这首散文诗的结语,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此时此刻, 面临死亡的风暴, 他充满深情地看着大地上一串串盛开的粉色牵牛花, 这样深情的凝望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刑场, 行刑人的枪口正指向了他。

他专注的神情, 温暖而又充满爱意, 从面部的表情你看不出这是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8月的齐齐哈尔, 从江风吹来的风似乎凌乱了他的头发。他理了理头发, 正了正衣衫, 摘下了眼镜。

他觉得胸口一热, 就用右手捂住胸膛, 左手伸向了前方, 似要抓住那不远处的牵牛花……

粉色的牵牛花像喇叭一样的口一齐向上张开, 他们替上天迎接这个不屈的英灵。

他从家里被抓时, 刚好是牵牛花开放的夏天。

那时妻子又有了身孕, 带着两个女儿操持着家。小女儿看他不忙时, 总是缠着他画花儿, 他给她画牵牛花, 开着各种颜色的牵牛花, 他还说: 你将来做个舞蹈家, 在舞台上像这花儿一样绽放美丽……

他的眼前出现开满了喇叭花儿的牵牛坊, 它是哈尔滨名士冯咏秋先生的家。冯先生夫妇总会在春天种下牵牛花, 夏季一到, 红色、粉色、紫色、白色、蓝色的牵牛花枝蔓缠绕爬上屋顶, 整个房子爬满了牵牛花, 自己常和萧红、萧军一帮朋友们会聚于此。

“我的词已经做好了, 等你谱曲呢!”萧军拿着写满了字的纸送到他手上。

“……

我们的故乡是暗远的天空
我们的任务是迎接黎明
黎明! 黎明!

黎明到了, 我们去了。

……

他轻轻地哼出旋律, 牵牛坊里的朋友们随着旋律舞动起来。

他觉得热乎乎的血从指甲间流出来。

“和我们一起走, 离开哈尔滨。”萧军、萧红在天马广告社与他饯别时说。

“不, 我留在这里继续坚持战斗, 我是不能, 也绝不



甘心放弃这里, 我要创造第二次事变, 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卷回老家去。”他说。

粉色的牵牛花已经染成了血红色。

此刻, 他正走向黎明, 血色的牵牛花一朵一朵像吹开黎明的喇叭, 而他将在这黎明的号角中永生。

春天到来的时候, 笔者在院子里种上了豆角, 不知何时飘进来抑或是鸟儿衔来的牵牛花的种子和豆角一起生长, 开始时还柔柔弱弱交缠在一起分辨不清, 几日的工夫牵牛花的花茎就柔中有韧, 沿着豆角架缠绕上去, 一边攀爬一边开花, 把豆角秧甩在了后面。

清晨, 也不知几时花开, 红、蓝、粉、紫、白各色牵牛花已经吹开喇叭, 它们招摇着, 灿烂着……我就用手机拍下了它们。

那天从清滨公园回来, 心里牵挂着就想写写他, 一边翻看着牵牛花的照片, 一边在心里构思着。金剑啸烈士, 他短暂的26岁的生命, 就像这生生不息、色彩斑斓的牵牛花!

红的像血, 在凄厉的枪声中瞬间怒放, 改变天空和大地的颜色。

白的像誓言, 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 圣洁得不容置疑。

粉色的像爱情, 灯光下的喁喁私语, 海誓山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 放弃今生的相守。

蓝色的像战友情, 啊, 朋友, 再见, 别忘了在我坟前种上牵牛花。

笔者坚信,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在盛开着鲜花, 烈士金剑啸就永远是那粒“土泥”!

天地英雄气 感染一座城

□陈杰

哈尔滨的一曼公园实在是太小了, 位于由一曼街、银行街、阿什河街三街合围的一处狭小空间, 占地面积只有0.2公顷, 几分钟就能绕公园走上一圈儿, 是典型的袖珍公园。然而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 矗立的是光耀千古的民族英雄, 是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战士, 也是一个胸怀民族大义的母亲。

天地英雄气, 弥漫整个公园, 感染了一座城。我走进公园, 缅怀仰慕已久的英雄赵一曼。

在公园入口处的一块展板上, 我看到了那张早已熟悉的赵一曼的遗照, 照片旁边书写着她的一首《滨江抒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诗言志。我慢慢品读着英雄的诗句, 感受这位民族英雄的精神世界, 心中充满了敬意。

在公园中间的一处石砌平台上, 高高矗立着赵一曼的全身铜像, 铜像下方镌刻着几个金色大字: 民族英雄赵一曼。英雄身披羊皮袄, 一头迎风飘动的短发, 烟炯的目光直视着远方, 全身散发着英雄的气概, 与周围的绿树和湛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画面。威风凛凛, 感天动地。经过人工修剪的金黄的万寿菊和鲜艳的串红整齐热烈地簇拥在英雄的脚下, 像是在述说着对英雄的崇敬和爱戴。

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1986年8月2日, 烈士就义50周年之际,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制作了这尊铜像, 以志千古。从此, 在哈尔滨人的生活中, 又增加了这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公园。

在铜像的正前方地面上, 纵向排列着3幅浮雕, 再现了英雄生前生活场景。浮雕中间是盛开的花池, 艳丽的色彩与浮雕相映生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幅浮雕是一对母子相互依偎的画面, 画面上方镌刻着英雄牺牲前写给儿子宁儿那封感动了几代人的信。

由松柏、白杨、丁香构成的树墙, 紧紧环绕在公园周围, 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 隔开了周围闹市的喧嚣。此刻公园里的游人不多, 人们的脸上都很安闲, 有的坐在

树荫下的长椅上聊天, 有的靠在椅背上小憩, 一派祥和静谧的生活场景。

我绕铜像周围转了一圈儿, 从各种角度拍了一些照片后, 也选择了一处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再次把目光投向高高耸立在蓝天下的铜像。

我早在孩童时代就知道赵一曼的名字了。在我的记忆里, 清晰地保留着一个画面, 画面中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围在一起, 翻看一本描写赵一曼的连环画。我还清楚地记得, 看到赵一曼越狱后又被日伪军抓回时, 我和小伙伴们急得快要跳出来了。幼小的我们多么希望她能够冲出魔爪啊。

长大后, 了解了赵一曼更多的事迹, 对这位英雄的敬意日益加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 让日军更加疯狂, 很快东北三省就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沦陷了。国破家亡, 生灵涂炭。赵一曼, 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 一个年轻的母亲, 当然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就是在这家国危亡的时刻, 舍弃了年幼的孩子, 轰然北上, 来到冰天雪地到处狼烟的白山黑水间, 同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一个光耀千古的民族女英雄在黑土地上崛起。

据史料记载, 赵一曼来到东北后, 先后担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 中共滨绥铁道北区委书记,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等职。1933年4月, 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面对种种酷刑坚贞不屈, 并在监押就医期间, 向身边的看守和护士宣传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 使得他们转变立场, 帮助她逃离医院, 在前往游击队的途中, 不幸重陷囹圄, 于1936年8月2日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 年仅31岁。在临刑前的囚车上, 她给自己的儿子宁儿写下了那封信。

走出一曼公园, 我又来到与公园毗邻的东北烈士纪念馆, 继续追寻赵一曼的足迹。

我很快在纪念馆二楼的显著位置, 找到了由历史图

片和珍贵文物组成的英雄赵一曼的专区, 在这里我看到了绿树掩映中的赵一曼的家乡和她中学时代留下的照片, 看到了她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女生大队学习时的合影, 看到了她早年发表在《妇女周报》上争取妇女解放的文章影印件, 看到了她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遗址照片, 看到了她来东北前与儿子宁儿的合影照片, 还有她生前使用过的遗物, 以及治疗时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

赵一曼的儿子宁儿直到赵一曼牺牲20年后才知道母亲的情况, 他专程赶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亲手下抄录了母亲留给他的那封绝笔信: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 宁儿啊! 赶快成人, 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我想一生缺少母爱的宁儿, 这一刻, 一定会为有这样伟大的母亲而自豪, 因为母亲把母爱献给了更多的孩子, 把生命献给了为争取国家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板上, 我还看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逃离的女护士韩勇义、帮助赵一曼逃往游击区的爱国群众魏玉恒的照片, 可惜帮助赵一曼逃离的

那位伪满警察董宪勋被敌人抓获后刑讯致死, 只留下了名字和英雄事迹。韩勇义、董宪勋、魏玉恒, 在当时的情况下, 敢于出手救助英雄赵一曼, 同样受到了后人的敬仰。

东北烈士纪念馆是1948年10月10日在原伪满警察厅的遗址建立起来的, 纪念馆的地下室就是当年审讯赵一曼的刑讯室, 隔着铁栏杆, 我仍然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在刑讯室门口的墙上, 挂着两排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片, 介绍了当年在这里使用的种种酷刑, 有火刑、木刑、水刑等。赵一曼被捕后, 敌人为了得到口供, 对她使用了极其残忍的酷刑, 敌人用含盐的细麻绳勒进她的伤口, 把铁杆钉进她的指甲, 最后再把指甲拔掉, 给她灌含有煤油的辣椒水, 让她坐电椅子……然而在酷刑面前, 赵一曼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曾经审讯过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回忆当年那段经历, 不得不佩服赵一曼的超常意志: “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审讯中, 我用了多种手法, 进行了各种尝试, 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残酷拷打